

國際戰略研究 簡報

2021年12月13日

第119期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中美关系进入战略相持期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赵明昊

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在“动荡重组”中开启。中国正向着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2049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迈进。美国全力遏阻中国的态势则日益突出，中美“世纪博弈”的序幕已然拉开。未来10—15年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异常复杂严峻，尤其是中美较量进入“战略相持期”，甚至不排除双方发生直接碰撞和军事冲突的可能。中国需保持自信、着眼长远，把握美国进入“霸权躁动期”的敏感心态，妥善处理中美矛盾分歧，强化风险管控意识，尽力避免中美关系“摊牌破局”，为自身发展壮大争取更多时间、更大空间。

一、战略相持期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走向

在2035年之前，如不出现重大冲突，中国的综合国力将持续增强，经济总量有望超过美国。美国对中国“赶超”的战略焦虑感将不断上升。双方在经济、技术、安全、意识形态、全球治理等方面的矛盾更趋尖锐，美国对中国的压制势将进一步走强，中美在台湾、涉疆、涉藏等问题上的较量将更具对抗性。

一是经济领域。未来10—15年，中国经济将呈现中低速增长态势，人口老龄化、地方政府债务等问题对中国发展的影响更加突出。美国在能源、人口结构等方面有优势，其“国民财富存量”仍将高于中国。美国将在贸易、产业、投资等领域推进与中国的“选择性脱钩”，无论哪个党派执政，都将继续推动供应链重组，减少美国经济对华依赖程度。中美在涉数字经济国际规则方面的较量将更趋激烈，美国将以环境保护、劳工权利等问题为抓手推动“逐优竞争”。美国将进一步限制中国企业从美国资本市场获利，不排除美国对华发起“金融战”“货币战”的可能。

二是技术领域。中国将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发展战略，美国将全力维护其“技术领导地位”，进一步增强对华技术封控，增加中国获取全球先进技术的难度。美国将在硬件、软件、科技人员交流等层面，多管齐下、联动施压，构建科技竞争与国家安全相融合的新体制，阻挠中国对外科技合作。与此同时，美国将不断增加科研投入，促进技术与产业的协同升级，以“攻防并举”策略确保其在科技方面继续领先于中国。美国将大力构建“民主科技联盟”，在“技术民主国家”联合研发、技术标准设定、情报和执法协作等方面加大对华施压，实现“小院相通、高墙相联”的目标。

三是安全领域。未来10—15年，中国将继续推进军事现代化，特别在亚太地区军力或会跃升，但在总体装备水平、全球力量投送、作战经验等方面仍将弱于美国。中美在台海、南海地区的紧张关系将长期持续，围绕第二岛链的战略博弈也将更趋激烈。美国将续推其战略力量向中国周边地区转移，不断增强其军事同盟的互联性、灵活性、杀伤性。中美在网络、太空等战略领域的较量将进一步升温，以精确化、无人化、智能化为特征的“新型战争”风险不可低估。美国或伺机挑动其他国家和地区与中国发生战争，以“战争黑洞”消耗中国国力。

四是全球治理领域。中国将寻求进一步增强“制度性权力”，美国将大力打压中国在国际机制中的影响力，甚至是“另起炉灶”，拼凑融合政府、政党、企业和非政府组织力量的“多层次阵营”，打造排斥中国的新的全球治理架构，巩固美国对全球事务的主导权。中美在联合国体系中的博弈或会更趋激烈，包括涉及经济、技术、人权、军控等领域的国际组织。此外，中国推动的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上海合作组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新型全球治理机制，将受到来自美国的最大压力。中美围绕网络、太空、人工智能等新领域的全球治理博弈也将更趋突出。

二、中美战略相持期的若干重要特征

一是中国面临“赶超冲击”。未来10—15年，只要中美关系不“破局”、中国不被外界孤立，中国在经济总量等方面有望超越美国。应该看到，像中国这样一个非西方大国给美国带来切实的“赶超”压力，这是美国历史上从未经历过的。“赶超”阶段将是充满曲折、不确定性和高风险性的过程，中国在“爬坡过坎”过程中面临的挑战会更加突出。随着中国力量的进一步增强，美国压制中国的力度、极端性与冒险性也将上升。此外，其他大国也会感受到中国“赶超”带来的冲击，与中国之间的矛盾或进一步凸显，这为美国利用这些矛盾阻滞中国发展提供了空间。

二是美国呈现“霸权躁动”。未来10—15年，美国仍会是“一超”却难以“独霸”，美国经济发展面临债务规模膨胀等周期性和结构性难题，甚至

可能爆发新的经济危机。美国内部族群、阶层、身份政治等矛盾趋于深化，国内政治“极化”料将加剧，美国在承担国际责任方面将更趋消极。中美战略相持时期也将是美国霸权更加躁动的时期。美国自身发展的不确定性、实力优势的相对下降、国际领导意愿和能力的弱化等因素，将导致美国对中国的政策言行更加敏感，美国对华“碰瓷”、冲撞的可能性更趋上升。

三是全球秩序“震荡重构”。未来 10—15 年，国际秩序的碎片化乃至“丛林化”特征将更加明显，中美关系的整体外部环境更趋复杂。经济全球化动力趋弱，保守主义、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思潮将继续蔓延深化。“第四次科技革命”等因素或对国际政治带来一系列显著冲击，围绕地缘经济、地缘技术等问题的大国博弈更为激烈。2035 年前，中美“两强相争”的基本格局将会持续，但欧洲、俄罗斯等将在相关领域和地域扮演更重要角色，一批中等强国如印度尼西亚、土耳其、肯尼亚等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会持续上升。“多中心世界”的出现将增加管理中美关系的难度。

三、对战略相持期中国运筹对美关系的几点思考

未来 10—15 年，中美关系是牵动世界变局的核心因素。避免中美关系“摊牌破局”，是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要条件。在战略相持期，中国将长期处于被美国“强力压制”的状态，中美之间的摩擦、碰撞、斗争正成为“新常态”，双方甚至会步入军事冲突的边缘。美国对华战略具有“似攻还守”的特征，中国既要不惧美国的战术攻势，也要看清美国的战略守势，需对中美博弈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做好充足的心理准备、机制准备和工作准备，积极探索应对中美博弈的新思维、新战略、新手法，善于在国际格局演进过程中塑造中美关系的新均衡。

第一，坚持“以我为主”原则。对美战略博弈中，中方获得主动的关键在于明确认识和牢牢把握中国的总体国家战略目标是什么，中国在中美关系方面的阶段性目标和长期目标是什么，避免被带入美国制造的“竞斗漩涡”，不断提升战略思维的自主性、战略目标的清晰性、战略谋划的周密性，以及战略执行的坚定性。对美战略博弈，不宜全面出击，要充分考虑中国的切身利益需求以及中国在相关领域的优势、能力和经验积累，有选择地、有针对性地与美斗争，不斗则已，斗则有效。有些情况下，“战略忍耐”也是战略运筹的必要一环。战略相持主要是打“消耗战”，在做强做实对美战略威慑的同时，要以尽可能小的成本和资源投入与美国尽力周旋。

第二，坚持“统筹发力”原则。美国对中国搞“全面竞争”“跨域竞争”“梯度竞争”“阵营竞争”和“长期竞争”，在时间维度上也有不同阶段的划分。在战略相持的不同阶段，中国需构建与自身实力相匹配的对美博弈方案，力求在战略布局上实现“循序拓展”。说到底，中美博弈争的是谁能更加有力

地推动国内改革，谁能更有效地解决国内挑战、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不仅需要持续增强自身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还需要着力锻造一整套“核心能力”，包括利益协调与利益整合能力、制度学习和制度控制能力、规范创立和规范执行能力；同时也要尽快补强中国对美博弈的“短板”，如进一步壮大和运用中国的“社会性力量”，增强中国在国际规则、国际组织等方面的博弈能力，大力提升中国的“话语能力”等。

第三，坚持“竞合并进”原则。中国在处理对美关系方面仍是挑战与机遇并存，既要准确把握战略风险，也要设法化险为机。中美双方都有管控冲突对抗的战略需要，中美博弈的激烈化、复杂化、多边化，将为双方构建实质意义上的“新型大国关系”带来新的契机。此外，影响中美长期博弈的因素是多样的，这一博弈具有多维度、多主体等特征，中国在深入美国内部做工作、在全球范围推进“外线博弈”方面仍有很大运筹空间。中国在气候变化、全球公共卫生、能源安全等方面，可主动提出中美协调方案、合作方案，努力使这些领域成为中美关系的“缓震器”和“调节阀”，不断提升针对美国展开“战略性合作”的能力。

从运筹对美关系着力点看，需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认清中美战略博弈向“内线”倾斜的趋势，直面中美“内政”层面的竞争，在改革中进一步完善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做到既能调控豪富阶层、壮大中产阶级、扶助底层民众，又能保持和提升国家发展的可持续性和长期竞争力，实现“更有活力的公平”。二是抓住“全球化受阻但区域一体化加速”的机遇。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并不会导致全球化的终结，而是带来一种“具有地方性、区域性的全球化”，一种更注重应对安全风险、社会分配等问题的“慢全球化”。中国需要实施“护链外交”，用“再挂钩”应对“选择性脱钩”，全力破解美国在经贸上对华孤立、打压和“断链”的图谋。三是准确认识各方对美国国家实力、国际信誉的质疑，深入把握欧洲等国家和地区对“战略自主”的追求，经营好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新“中间地带”。四是须从“竞争—冲突连续体”的角度出发，做好对美博弈斗争准备，切实加强中美冲突缓解和危机管理机制建设，避免在愤怒情绪和偏激思维驱动下做出过激反应，勿因“斗气”而盲动。

编辑：崔志楠 审核：王缉思

地址：北京 北京大学北阁

邮编：100871

网址：www.iiss.pku.edu.cn

电话：+86-10-62756376

传真：+86-10-62753063

邮件地址：iiss@pku.edu.cn